

读书自以独观独诵为主,但相与共读,本亦古人读书之正法。独学而无友,闭门造车,落寞少趣,何如共读之为乐?吾人治学,共谈以观其会通,独悟以发其奇致!尝读《论语》孔子与诸弟子谈诗之语,颇疑孔门于《诗》《书》,似是以共读为主。观此则可,所谓“读书会”,其来源可谓远矣!陶渊明所说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(《移居》),也较符合读书会的实际情状。

近年来,一些学者呼吁重视文本,读书会就起到了这方面的部分作用。因为写论文,有时难免脱离文本,主题先行,架空而论。结果是有些人虽然写了,发了不少论文,却读不好一首诗,也讲不好一首诗。诗词的好坏,文笔的高低,都判断不出来。论文发表一大堆,于诗词之道仍是外行。这样,就算当了出名的学者,也总是一个缺憾!学问是做出来的,更是读出来的。研究要有专题,读书与学问,却不能限于专题。最近读张尔田、赵紫宸这些先生的书,发现他们的学问,真的是既广博又精深!说到底,就是读的书多。

读书会让师生们无功利地共读。大家坐在一起静下心来,认真地一首首读。我们师生之间,有一个杜诗读书会,分主讲与讨论两个环节。先是分到这首诗的同学主讲,然后大家一起讨论。主讲的同学事先研读这首诗,调查各种文献材料,先写出一个稿子来。我常常提醒学生,关键是要知道一首诗、一句诗的高低优劣,真正有所欣赏。心里要有感觉,说不说出来反而是其次。所谓欣赏,“欣”字在前,无

进入腊月,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看我的左手。那里有一小块疤痕,是小时候打醋炭留下的。

我的故乡在陕西神木乡村,每年的除夕夜,是要打醋炭的。年夜饭,把外出的乡亲,从十里八乡都召唤回来。在喜庆中吃过年夜饭,我们坐在土炕上,说着村里的事、粮食的事、美满的事。土灶红扑扑的,把窑洞照得暖洋洋的。

星星挤满天的时候,打醋炭就开始了。这种习俗在陕北流传已久,人人都牢记于心,小孩子更是期盼。在铁勺或者铜勺上,夹进烧红的炭块,再浇上老陈醋,滋滋的,迅速就会雾气腾腾,然后在家里的每个角落打转,有点驱邪的意思,实际上是科学的杀菌消毒。有父亲和哥哥们掌勺,自然轮不到我。我只能围观,甜涩和醇厚扑鼻,接连的喷嚏,再来几次深呼吸,满身就有了清润的感觉。

我第一次打醋炭,是十来岁的样子。父亲和哥哥们还在谈叙着,我就准备好了勺子、火夹、陈醋。待他们有了睡意,有点斜躺状时,我就在灶前了。把烧红的炭夹出来放入勺子,浇上醋,沸腾的陈醋火速汽化着。我规划好路线,准备从前窑到后窑,再从炕上到炕下,可刚走出半步,就被脚下的柴草绊倒了,红炭烧伤了我的左手。

“啪嗒”的声音,惊到他们了。父亲没有说我什么,母亲心疼地摩挲着我的手指,从她陪嫁的那顶竖柜里,拿出米黄色纸包的黄安粉,给我捏撒了一些。

哥哥们顾不了我的“伤情”,就熟练地开始打醋炭了。他们用的勺子更大,夹出来的炭疙瘩火热,浇的陈醋量更多。咕噜噜,在满家扑鼻的酸爽味中,我真佩服他们。

往后的除夕,我渐渐成了当家掌勺,红彤彤的炭火里,滋味热烈地漾开。后来到城市生活,我没有机会掌勺,听不到滋滋啦啦,身体里总像少了些什么。在外的哥哥们,在老窑前,填了沟渠,新盖了平房。前些天,哥哥们邀我回老家过春节。我心里一喜,我又可以打醋炭了!

沂蒙的年味是跟着腊月的山风来的。风掠过田埂上晒得发脆的枯草,不再刮得人脸颊生疼,反倒捎来几分暖融融的盼头。村头老槐树的秃枝丫间,红灯笼挂了起来,风一吹就晃悠悠的,把年味一缕缕送进乡亲们的家门里。

小年是年味的开场白。暮色刚落,灶台就摆上了灶糖和柿饼。灶糖透亮,咬一口,甜得粘牙。爷爷点上三炷香,对着灶王爷的画像念叨: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降吉祥。”青烟袅袅,混着灶火的烟,在灯影里散开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母亲总要蒸出许多枣山馍,送亲友、压锅底。面团一个个捏成小山的模样,嵌上红枣,蒸好后点个红点,好看得不得了。

日子一天天“稠”了起来。赶年集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盼头。老家的集逢五逢十开,腊月最后一个集,即使下着雪,山路上也挤满了人。路上都是黑亮的辙印,一直通到河滩上的集市。鞭炮推前是最热闹的去处,摊主时不时点一串,噼啪声震得人耳朵发麻,硫磺的味道漫在空气里,呛得人直咧嘴,却又忍不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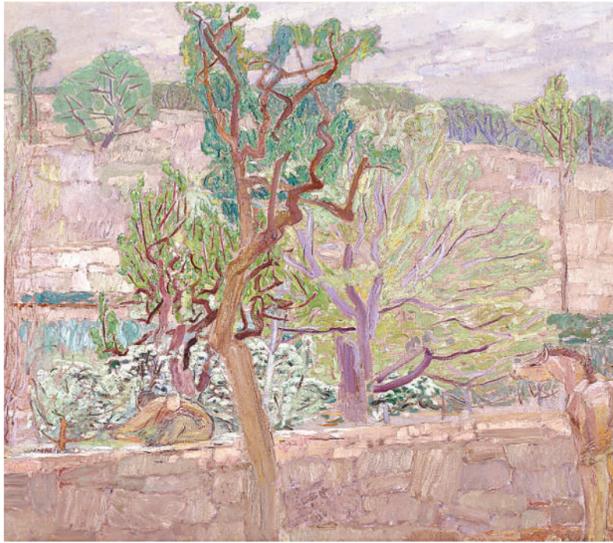
欣岂能成赏,无欣赏之事而徒于文笔,于己何得?于人何用?古人就只是摇头晃脑地读,圈圈点点地评。等到真正有独特见解,或注或评,或论或析,方才是真实的受用,真正的著述。

我在上大学前,读过一本《李白诗选》,杜甫的诗,则只读过《千家诗》里选的那些。大学二年级时借了萧涤非先生的《杜甫研究》,其中有半册是诗选。差不多读了一个学期,读了比较多的杜诗,也背了不少。读硕士时,导师说要读唐宋名家、大家的别集。一天从杭州解放路的书店里,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读杜心解》,陈毅元帅题的书名,大概元帅也喜欢杜诗。记得当天下午,就找了一个空空的教室,一个人坐下来读,读得很入味,不觉窗外的梧桐影子,摇晃着入夜了。那情景现在还清晰地记得。此后坚持一首首地读下去,读完了全部的杜诗,并且用铅笔做了许多批注。主要是评点词章,同时也参考《杜诗详注》《杜臆》等书,摘录一些评点、考证的文字,以与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相参考。那时还谈不上研究,只是很

我的家乡在冀南平原。紧贴着老家村子的西侧,横亘着一条泄洪河道,名叫滏东排河。它在滏阳河的东面,是上世纪60年代挖出的一条泄洪河道。平日子里多半是干涸的河床,从生的杂草顺着河槽蔓延,唯有汛期来临,才有浑浊的河水匆匆流过去。河水退去之后,留下湿漉漉的河泥。笔直的河道没有天然河流的弯曲,也就没有弯弯曲曲的沿河风光。多少年来,我从未把它当成一条真正的河。读初中时,老师让我们以“家乡的水”为题写作文,我宁愿写更远处一些的滏阳河,也不愿对着滏东排河下笔。

我从未想过,这条寂寂无名的河道,会随着县城的发展变换模样。

我的家乡叫武邑。残存的夯土城墙,依旧端正正地环抱着城区。城墙之外,是蜿蜒的护城河。因为家乡坐落在黄河冲积平原上,遍地是大小不一的洼地,有些地段的护城河与洼地相拥,汇成了一方方坑塘、湖泊。春日里,一河碧水漾着清波,映着两岸新绿,夏日时,水草萋萋如毯,铺展在水面,为这座千年古城晕染出灵动的气息。可惜后来护城河渐渐淤积、被填平,那幅绿水绕城的画卷,成了记忆里的绝唱。



▲油画《柳堤春早》,作者王克举,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沂蒙年味

张 岚

凑上去。绒花插在高粱秸上,红得亮眼,像一簇簇小火苗,许多小姑娘围着不肯走。

除夕的日头,是在忙碌中爬高的。天刚亮,全家就动手扫最后一遍尘。贴春联,先贴门心,再贴门框,最后贴横批,取得步步高登高的寓意。父亲是村里有名的“秀才”,总有人来请他写春联。父亲也从来不糊弄,哪家的光景,就写哪家的话,反正不重样。那年我和二哥、三哥同时考上中专、大学,父亲提笔写了“门里重学家风好,家安文章笔生花”。墨汁落在红纸上,香得很,贴在大门上,整个院子都亮堂了许多。

年夜饭是年味最浓处。母亲和嫂子围着灶台忙,炒鸡是少不了的。自家养

佩服浦氏,觉得“心解”这个方法真好!我后来写的几篇杜诗的论文,写起来觉得很顺手,还是得力于那时通读了杜诗。我曾经想考萧涤非先生的博士生,后来有幸读上陈贻焯先生的博士,也是天遂人愿,跟杜甫的缘分似乎越来越深了。我在温州的新华书店里买了陈先生的《杜甫评传》上卷,读博士后,陈先生又送了中卷、下卷给我。我陆陆续续地读,却没有想到应该选杜诗做博士论文。现在想起来,这更是一种损失。因为不做杜甫,所以陈先生也很少跟我谈杜甫,倒是常说他写《杜甫评传》的逸事,尤其是说他写这本书时,常有一种时不我待、发愤著书的意思,对我是终身的教益!

虽然读博士时没有以杜诗为主要的研究对象,但我对杜甫诗歌的爱好,却一直保持着。这10多年来,带着学生读《杜诗详注》,我自己又差不多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杜诗,还向他们讲解,同时要求他们将《杜甫评传》也作为杜诗的一个本子来读。多少补回没跟陈先生做杜甫研究的缺憾!学问这事就是这样好,当年没跟

一座城市的风光,离不开绿水青山的装点。护城河消失之后,古城宛如一棵古老苍劲的大树,被秋风卷走了最后一片叶子,只余下光秃秃的枝丫,在时光里默然伫立。

近年来,武邑县城的发展像是按下了快进键,一座座建筑崛起,一条条街巷拓宽。非遗项目“硬木雕刻技艺”,竟然发展

## 其实它是一条河

郭 华

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。一座规模宏大的明清家具城,紧贴着我家村子南侧拔地而起。昔日偏远的小村庄,竟然三面被县城包围。

让我惊喜的是,县里居然对滏东排河进行了改造。人们在河道上建起了橡胶坝和节制闸,既不影响汛期泄洪,又锁住了四季的流水。从此,这条季节性的河流,告别了干涸的宿命,常年碧波盈盈、水光潋滟。紧接着,依托这一河清水,一座

老师学的东西,还可以从读老师的书里补回来,可以一辈子跟老师学。这是我们做学问人幸福的地方!

据说康有为、陈独秀能背全部杜诗,虽然这样的事是没法考证的,但古人读诗以背诵为主,却是事实。前辈学者治学,尤其是授课,也是特别重视记诵之功的。站在课堂上滔滔能诵,才被视为本领!不像今天,打开笔记本电脑,做一个PPT,完全照着念。看起来,丰富得不得了,但有多少是亲炙默识的呢?某种意义上,熟读成诵,比著于文字的赏析评论更重要。我在杜诗读书会上,也建议学生们要多背诵。我自己这些年,悟力稍增而记性剧减,一些从前能够成诵的杜诗,也时常记得零零落落,每不能举其全篇,但也仍然勉力背诵,以巩固记忆。说到底,读书之事,应以熟读深思为正法。我于杜诗,研讨未深,未能继先师之事业。深望学生们将来学杜有成,或见于其诗,或见于其论著,真正进入子美集所开的诗世界(王禹偁句云:“子美集开诗世界”)。

我们的读书会以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为主要读本,从第一首《游龙门奉先寺》开始,是一首首读的。一届届的学生接着读,每两周一次,时间已近20年。但前面的一段时间,没有记录下稿子来,近年学生们始有存稿。正好出版社有意愿出版,机缘凑巧,我们就把这几年读的夔州诗存稿整理出来,以“枫林玉露”为名,取意杜甫《秋兴八首》其一的“玉露凋伤枫树林”。这样的一本书,也算不上著作,只是让大家知道,燕园中有这样一种风景!

独具特色的公园悄然落成,名字叫“观津公园”,把滏东排河和县城连接在一起。

公园中栽满了品种繁多的花木,微风中摇曳着红的叶片、绿的枝条。空气清新,曲径通幽,成为城里居民散步健身的好去处。因为生态环境的改善,流经我家乡的这一段滏东排河,2024年被评为河北省“幸福河湖”。

那天回老家,我特意穿过公园,绕上沿河步道。清风拂过水面,带来淡淡的草木清香,垂柳的枝条缓缓摆动,拨弄着水中的光影。步道上偶尔有人向着河面惊叹,那是因为看到有大鱼跃出了水面,家乡的方言叫“大鱼抛脊”。我的左手边是绿荫掩映的千年古邑,右手边是清澈如镜的一河碧水,由此第一次深刻领会了“相得益彰”这个词。县城的发展让一条季节性的排水渠道变成一条美丽的河流,而美丽的河流又重新赋予古城盎然生机,还给百姓一个美丽的故事。

我从前只把滏东排河当作一道不起眼的沟渠,其实它是一条河,一条藏在记忆中、沉默了半生,如今终于绽放出温柔与美丽的河。那些年少时的忽略与漠然,都在这一刻,被这汪碧波轻轻融化。

离乡过年

兰善清

眨眼,年又近了。老张和老伴早已打点齐备,到儿子所在地武汉过年。算来,已整整8年在儿孙身边过了。早些时候,一到春运,儿子儿媳就作难。票不好买,路上堵。还得费思量,回我父母身边?去你父母身边?都在倚门而望,都把年备了又备。还是亲家之间好说,电话一合计,向小的靠拢。这下,孩子们也不左右为难了,事情也都简化了。

赵哥和老伴元旦一过就去了海南,自驾去的,把老家特产塞得满满的。一大捆梅铺红薯粉,最好的那阳腊菜酸菜和着酸浆,也带一桶。杂面条挤了一大包,这是混合着豆面麦面的。这是家乡味。女儿在海南买了房,过年,特别是冬天,那儿暖和。

老水一家去杭州。孙子今年做博士后,要留在学校写论文,没时间回老家过年,就让老爸开车把爷爷奶奶接到杭州。要以前,老水会大发脾气,知道谁大谁小不?现在孙子做博士后了,又是杭州。杭州啥地方?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一辈子只听说过,没去过。不承想孙子读书一路读到杭州。尽管是租的房子,有些挤,但挤点也没啥。年也过了,孩子的前程也顾上了。

重庆的舅哥舅嫂,好几年没回湖北老家过年了。与女儿住,已然被孩子们的孝顺沉浸,早早晚晚的温情,嘘寒问暖的周到。不再操持,不再张罗,所有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曾经,两个女儿到处打工都不得劲时,他们却很有信心地说,晚年享福俩孩子的福。真的让他们说对了。对孩子从来没有苛责,只有鼓励和寄望。打字店帮手、建材店打PP管、东跑西跑兼职做会计……孩子们不遗余力地在生活的道路上奔跑着。勤勉让她们进一步一个脚印走到重庆,又在重庆扎下根来。孩子们的日子终于越过越好,他们的年也完全属于重庆了。

离乡过好年,离开故土还是年吗?当然是!老话说得对,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还得加一句,有家的地方就有年!

马年将到,也说说马。勇敢是马的特性。一马当先、勇往直前是马的姿态,蹬激流,涉雷区,枪林弹雨敢冲,刀山火海敢闯,不怕深渊万丈,敢攀高山千仞,奋蹄向前,永不言弃。万原有多宽阔,马就能跑多远。草马奔腾,永运向前,棕红的、灰青的、白色的、黑色的闪电,划过暗夜、冲向曙光,风塑成它完美的身躯,奔腾是永远的姿态。一把青草料,半亩清池水,是最大的索取。负千斤万钧,依然埋头前行;走千山万水,仍然脚踏实地。马背上的梦想和志向,都有驰骋的远方。

智慧是马的属性。马为六畜之首,兼有牛的力量、羊的顺从、鸡的机敏、犬的忠诚、豕的憨厚,帮助人类获得高度、速度与力度,高贵、优雅、奔放。马视野广阔、耳聪目明,能站着睡觉,机警灵敏。马嗅觉敏感,善于识别归路,此谓老马识途,能凭鼻子寻到荒漠中的泉源,能在战火硝烟枪林弹雨中找到自己的主人。良马天资聪慧,反应敏捷,“弩马十驾,功在不舍”,可以至千里。

忠诚是马的品性。马凭嗅觉能记住主人。纵使闯荡于战火硝烟的烈马,奋力负重如山的驽马,对主人亦温顺如处子。它对人类的爱意,喜怒哀乐的表达,永远在奔跑中、嘶鸣中、牺牲中。只要你温柔地抚摸马的毛发,深情注视马的眼睛,再烈的马也会安静下来。马不懈散、不懈怠、不躺平,所有的小憩只为出发。

勇敢、智慧、忠诚,是马教给人类的三堂课。

马教育人类,也以身践行,古典文学与民间演绎中,马亦通人性、守忠义。楚汉相争之时,西楚霸王项羽骑“乌骓”南征北战,所向无敌,困在垓下时,楚霸王自感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,在乌江自刎,“乌骓”也投江而死。三国时期,“赤兔”马跟随关羽征战沙场,关羽战死沙场,“赤兔”马也绝食而亡。“卢”马是刘备的坐骑,在一次被追杀中连人带马落入檀溪,情急中刘备对着马儿连哭带喊:“的卢,的卢,今日妨吾!”“的卢”顿发神威,绝地弹起,带着刘备逃出绝境。曹操有一次遭遇伏击,夺路而逃,他的爱马“绝影”身中数箭,但忍痛狂奔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才忽然倒下,为曹操突围赢得了时间。贞烈之马,与人同志。

马忠诚于人,人也敬重马。古之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为六艺,文武兼备,乃君子必修之功,

自打家门口通了菜篮子助农专线X121路公交,马家发甬提多高兴了。这不,为了赶上清早第一趟车,天还没亮就起床了。这一夜,他就像地里的菜,在黑夜里支棱着耳朵,没怎么睡踏实。

菜地在村南的河沿边,有一刻钟的路程。走进菜地,借助路灯的光亮,老马看到白日里油绿的蔬菜,此刻裹着一层白霜。他左手拢住菜根,右手持刀从距根部约一寸处斜斜切去,只听“嚓”的一声,一棵黄心乌便被切下。割满一篮黄心乌,他又去掐了些红菜薹,割了七八棵西蓝花,顺带拔上几捆大葱。这割菜的生活,他干了二三十年,下刀的精度、手腕翻转的角度早已形成肌肉记忆。

把蔬菜装停当,抬头已见东方露出鱼肚白。妻子说,这一挑恐怕有六十斤。老马怕妻子累着,接过扁担说,得赶紧挑到马路边,“扁担公交”要来了!

老马说的“扁担公交”,在安徽肥西县乐集镇,每天清晨6点发车,途经镇里的方桥、松岗、程店等

“御”即与马有关。一部《诗经》,关于马的书写有120多处。“四牡彭彭,八鸾锵锵”,踏石留印,铃声叮咛,是威仪,是力量。“骝骖孔阜,六轡在手”,既威武雄壮,又取之有度。一部《离骚》,马的神形俱佳、意象万千,“乘骐骥以驰聘兮,乘吾道夫先路”。花木兰替父从军,“东市买骏马,西市买鞍鞯,南市买辔头,北市买长鞭”,只为“万里赴戎机,关山度若飞”;王昌龄“铁骝抛鞍去如飞”“城头铁鼓声犹震”,飞马迎敌去,壮士勇无畏;李白“挥手自兹去,萧萧班马鸣”,马意通人心,天高地阔马为伴;岑参“马上相逢无纸笔,凭君传语报平安”,家国情怀倚马传递;岳飞“好山好水看不足,马蹄催趁月明归”,收拾旧山河,壮怀激烈马做证;辛弃疾“青衫匹马万人呼”“万里云间送君去”,马上出征豪情万丈。人借马力,马显神威,古人把绝佳的诗文赋予马,诗文经典也因此注满情感、彰显血

性、充盈奔腾向上的力量。马背上诞生英雄,骏马是英雄的标志。马背上书写史诗,战马也是史诗的主角,《格萨尔王传》《江格尔》《玛纳斯》是英雄的史诗、战马的长歌。

诗中自有马精神,画里亦有马奔腾。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画《车马仪仗图》,画中车阵整齐,兵阵森严;甘肃武威东汉铜奔马,马首高昂,脚踏飞燕;东晋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里车马仪仗既雍容又清秀,画卷上有撒欢的马儿、张望的马儿、悠闲的马儿,衬以“揽辔惜以抗策,恒盘桓而不能去”,一文一画,把人神之间的美好邂逅,留存千年。从唐代韩干的《牧马图》,到北宋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、南宋陈居中的《文姬归汉图》,再到元代赵孟頫的《浴马图》、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《百骏图》、当代徐悲鸿《群马》,名家笔下的马或圆润饱满,或强劲彪悍,或清秀率真,各有情态,形神兼备,都是尊贵、强健、自由、奔放的象征。诗情画意中的骏马,寄寓了人类的美好情愫。

马是人类的朋友,一路走来,用一双清澈而温暖的眼睛注视我们。愿中华文明,在烈日下、风雪里,在历史长河边、大漠孤烟处,始终葆有龙马精神,奋斗拼搏,绵延不绝。



十几个蔬菜种植地,然后开往肥西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杨桂塘。这车比普通公交车要宽要长,车门大得能挑着担子直接上下车。

老马半蹲身,腰腿一发力,把两筐菜挑了起来,迈开了大步。路上遇见挑着两筐萝卜的陈老伯,一前一后两人说开了,你家的萝卜真水灵,你家的黄心乌鲜嫩着呢。

不远处,车身上写着“菜篮子助农专线”的公交车停在路边。老马上车,将扁担从肩头卸下,两筐菜挨座位旁放好,自己坐到位子上,把扁担

抱在怀里。一路上,又有熟悉的乡亲挑着菜筐上了车,空气中既有新鲜泥土的腥气,又有蔬菜叶片散发出的青混味。

天越来越亮,车厢里越来越热闹,大家谈论着蔬菜的长势,谈论着菜地的收成……不经意间,公交车就到了杨桂塘农贸市场。车门一打开,晨光带着油炸点心的焦香、蒸包子的肉香,一下涌进车厢里。巷口里,早有一些主妇,正翘首盼着清晨第一趟“扁担公交”的到來。

本版邮箱  
dadi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张珊珊